

岁月  
流金

## 亲历“南通第一次思想解放大潮”

□朱霁云

偶尔读到南通市委宣传部同志写的《南通三次思想解放大潮亲历记》，原载于2013年11月19~21日《江海晚报》，该文记叙了改革开放以来，南通三次思想解放大潮：1987年，针对改革开放的疑虑问题“招标征答”；1992年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；2005年南通精神大讨论。文说1987年南通市委组织数万人参与大讨论，写作论文，释疑解难，“是南通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大潮”，在这次活动中“如皋青年职工朱霁云夜以继日，数易其稿，论文被评为一等奖”。我这才知道，我有幸成为南通第一次思想解放大潮中一朵小小的浪花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作为回城知青、大集体单位的职工，借用在县轻工建材工业公司，1987年6月的一天，县委宣传部通知我去开会。

十几个各方面的“笔杆子”聚集，会议精神是：南通市委总结推广通棉二厂的做法，收集、整理出改革开放思想上10类71个热点、疑点、难点问题，将召开“招标征答”大会，由各县（区、市）各部门选题回答，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。要求我们积极参加，撰写论文。时任宣传部宣传科长的吴光明具体组织了这项活动，6月25日，其率我们一行去南通市委礼堂，简短的动员会后进行选题。我的选题是“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，为什么让外国资本家来投资办厂？”

我有的放矢地重温中外领袖讲话、政治经济学、中国近代经济史、世界经济史等，查阅大量对外开放、招商引资的资料、实例、数据，在理论和实例的结合上，从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：权衡“得”与“失”——外商投资办厂，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；比较“今天”与“昨天”——外商投资办厂，与旧中国的“门户开放”有根本的区别；纵观“眼前”与“长远”——现在接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，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最终消灭剥削。数易其稿，到宣传部“交了差”。

7月30日上午，县委办公室通知我，中午12点到县政府钟楼下等车，去南通开会。不一会，县委办公室副主任、研究室主任席云耀摇着芭蕉扇走来说：“小朱啊，你的论文得了奖，我陪你去开会、领奖！”论文得了个奖，还要县委办公室领导

“陪”我去啊？我也不便问，稀里糊涂跟着去了。

会议在通棉二厂礼堂召开，千把人济济一堂，会标是《南通市“朝阳杯”招标征答竞赛颁奖大会》，南通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沈鹏主持，并宣布论文获奖名单，我竟然获得了一等奖第一名，第一个登台领奖。如皋县委获组织奖，是六县（区）中唯一的。市委领导作活动总结，主要领导讲话。会议规格很高，十分隆重。

从会议中我知道，这次活动，动员和组织10多万人参与讨论，4万多人应征，全南通方方面面的专家、学者、“笔杆子”踊跃参加，撰写论文。精选出400多篇，最终由专家评选出一等奖6篇，二等奖、三等奖若干，一等奖获得者中还有南通市委研究室主要负责人、市委党校教授。

南通这一活动，大大推动了思想解放，引起了江苏省委和中央宣传部的关注和重视，中央和省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来通采访，作为重头新闻推出，全国各地来通“取经”者络绎不绝，南通名声大振。《人民日报》（1987.8.25）、《瞭望》周刊（1987第43期）登载长篇新闻评述，推介南通这一活动“为改革开放、搞活经济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”，并专门评点我文“立论正确，依据充分，使人心悦诚服，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”。《新华日报》（1987.9.14）加“编者按”，发表我的论文，江苏、南通电台、电视台播出对我的访谈。

此后南通进行了第二次、第三次“招标征答”活动。中宣部所属卓越出版社出版了《关于社会主义再认识50题》，我的上述论文，和第二次获奖的关于价格改革的论文入选，第三次获奖的关于价值观、竞争观与道德观的论文，被江苏社科院《江海学刊》刊用。

因为这三篇文章，南通市委研究室、宣传部来如皋商调我，因我是大集体职工而未果，这引起了县委主要领导的关注，县委办公室“破例”任用我，此是后话。前不久我遇到吴光明，他还说起了这段亲历亲闻。

“1987年，是南通宣传工作史、南通改革开放史上辉煌的一页，我们永远难以忘记”——《南通三次思想解放大潮亲历记》一文如是说，这勾起了我的上述回忆。



记忆

孙镜福

## 秋风

□刘伯毅

印象中，每年秋风都是在八月下旬来临，它来临时很受欢迎，环绕身体的那份燥热，悄然隐退，人也从酷热中慢慢解脱了出来，暗暗生喜。

走在路上，感到阳光已不再是那种逼人的直射，风柔软干爽多了，吹到脸上，有了丝丝的凉意。走到户外，发现小池边那排迎风飞舞的绿柳花裙，不知何时竟染上了淡淡的黄；美丽宁静的荷塘，散落着星星点点的花瓣，仿佛被风一吹就会破碎；公路两旁的梧桐，撒下斑驳陆离的影子，叶子也由原来的拥挤、紧密而变得松散，一阵风过，阳光在树叶的空隙间

穿梭。田里的农作物日益成熟，稻子金黄、苹果彤红、棉花洁白，大地到处有耀眼的光泽和迷人的芳香。

蝴蝶飞走了，牛背上的短笛也没了，嘤嘤嗡嗡的蜜蜂到别的地方去闹了，湖面上的水也清澈明净。一群大雁飞越头顶的天空，它们飞得那样坚定和急迫，它们的叫声随着秋风的吹拂，传得很远很远。树枝开始摆动，日子和树叶一样纷纷在我身边落下。天空最让人沉醉了，似乎永远那么高那么蓝，让人在感到自己渺小的同时，心灵也经受了一次蔚蓝的洗礼，那份空阔、高远，在秋风的吹拂下，显得特别浓郁和意味深长。

秋风中，陶渊明在尽情赏菊，苏东坡在认真望月；秋风中，王维写下了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，杜甫在吟哦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一派祥和怡人的景象。四季中，秋天独具韵味，春多雨，夏酷热，冬又过于沉寂和寒冷，秋特别让人喜欢、留恋。

风吹一片叶，万物已惊秋。有人爱秋，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；有人厌秋，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。但秋风不管人的情绪，还是强劲吹着，大踏步向前走，它走着走着，就让大地感到了害怕，失去了许多颜色，成了冬的俘虏，人的悲欢离合又延续或开始了新的篇章。

## 我的爷爷徐应佩

□徐太乙

2022年9月19日，我的爷爷徐应佩教授离开人世已经整整一年了。华侨图书馆举办了简单而隆重的仪式，精心布置、陈列我爷爷的书籍、书橱和书桌。这一方小天地，是我爷爷精神世界的具象化。

我和爷爷多年一起生活，留在脑海里最清晰的镜头、最深刻的印象，就是家中安然宁静、无事打扰的时候，爷爷端坐在书桌前，一边读书，一边用手轻轻摩挲着书页，那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、别无所求的满足感，让我至今难忘。对我来说，这一批古旧图书，更是爷爷多年心血的累积，是我和他之间的情感纽带。

很有幸爷爷陪伴了我26年。从牙牙学语起，我爷爷就带着我读、背唐诗三百首，那时他刚刚中风，躺在病床上，他念一句我跟一句；小学时他指导我写作文、鼓励我往报社投稿，我记得我给《江海晚报》投稿刊登的《铃声如歌》，就是讲述的爷爷接电话的故事；《我教爷爷打电脑》写的是70岁高龄的爷爷跟着小小的我笨手笨脚地学

用电脑的趣事；大学时在他的建议和引领之下我开始整理和写作《中华传统美德诗选析》，他会帮助我列大纲、目录，帮我准备可写的篇目，我写好后再通过电子邮件传给他，他改好后传给我，如此循环往复，才有了这本小小的作品。他常给我布置作业、题目，直到他去世前手已经拿不太稳笔的时候，仍然会把他脑海中未尽的选题写在便签纸上留给我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我爱书也喜爱读书，在他的鼓励和鞭策之下，我一路成长，选择了古代文学这一专业，进而选择了编辑这一职业，选择了终身与文字打交道。

对我出生前爷爷的人生并不了解，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闲散在家、爱好读书喝茶，偶尔背着奶奶趁着下楼拿报纸的空档偷偷抽烟的可爱老人。小的时候我总欺负他，接我下幼儿园回家的队伍顺序是我、奶奶，然后才是他；我会逮住他下楼抽烟，然后向奶奶揭穿他的“罪行”；我会讲他的教授是假的，小小年纪的我已经有了“文凭”的概念，而他拿不出他是教授的凭证，直到整理他的书橱翻出了他自己都找不

心窗片羽

到的教授资格证。

我毕业后刚工作两个月，他就摔倒了，从此就倒下了，再也没能迈出过完整的步伐，我常鼓励他肯定有一天能再回到电脑前给我发电子邮件，用电子邮件跟他的书友、故交们交流，但我再也没有等来他的邮件。在生命的尽头，他常细数七零八落的老友，我相信在精神层面他们能真正相聚，回到把酒言欢的美好时光，回到那段我其实并不了解的艰难却光辉的岁月。

这一年里，我不觉得他已经离开了我，因为我一直带着他的嘱托和期许生活。爷爷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挺拔的形象，虽然他中风后走路一直一瘸一拐的，到了去世前人已经很难站起来了，但我深深地明白是他的精神在号令着我站直、端正，做一个诚实善良、自立自强的人。

在图书馆的灯光下，爷爷的书柜、书桌宛如新生，想到这些藏书日后还有机会被打开、被阅读、被研究，照耀世人，我深感欣慰。同样，爷爷的精神和往昔对我的教导，也会如同指路明灯指引着我，让我在文学之路上继续探索，勇敢走下去。